


新初选



蒋勳选

蒋 勋 著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966142



友誼出版公司

一九八四·北京

966142

责任编辑：雷抒雁 高 瑛

封面设计：王 芾

蒋勋诗选

*

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038毫米 1/32 印张3 字数60,500
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309·15 定价：0.65元

序

丁 玲

蒋勋出生在西安，应该是西安人。但在他还在襁褓的时候，就被父母带到台湾去了。西安几乎没有留给他什么印象，但他喜欢西安。他读熟了那些描写古长安的诗词，他爱那些在长安活动过的诗人。李白、杜甫、李商隐、辛弃疾，这些知心朋友似的诗人，经常温暖地贴在他的胸间，他深深地怀念他们。他好象比许多西安人更爱长安，他是多么想回到他的出生地，留连在大雁塔下，一试华清池水的冷暖，肃立在那如林的石人英雄与石头战马的面前，凭吊千年前的故都遗址。阿房宫变成了高楼大厦，咸阳古道已是车如流水，浩浩荡荡，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公路。而蒋勋所喜爱的艺术品，那些他曾奔走搜罗和珍藏的汉鼎、唐塑、秦晋遗物的照片、图籍，就将一件一件的以原形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将堕入海洋般丰富的宝库中，这些珍贵的艺术珍品是能满足他的思乡之情的。

蒋勋的父母是江南人，按我国习惯说，他也就是江南人，他却从来没有到过江南，但在爱荷华国际创作中心的报告会上，我第一次听他朗诵的诗篇，就是“忆江南”。* 当我听他朗诵“忆江南”的时候，我

* 在蒋勋诗集《母亲》中此篇题为“眼前即是如画的江山。”

也完全溶入江南人久别了的江南，对江南怀着绵绵不断的深情怀念，使我也想到无限美好风光的江南，油然而产生极大的愉快。蒋勋的诗真能迷人啊！

蒋勋的诗朗诵是好听的，他的唱歌也一样。他会唱很多歌，特别是民歌。他唱台湾民歌好听，他唱陕西民歌也一样好听。他还很快学会了一些非洲的南美的民歌。他也会唱《义勇军进行曲》，会唱几支流行的我们电影中的歌曲。他不是歌唱家，但象熟习他收藏的艺术品一样，他也熟悉我们的民歌。四十年代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曾在大洋彼岸的广大群众面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他的歌声豪迈、沉郁。我听蒋勋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却不能不想到我们民族的苦难和今天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蒋勋看起来很年轻，可是博学多才。聂华苓告诉我，他老早就在台湾的大学讲授美术史。我看他的样子并不轻浮，才华不外露，不骄矜，没有一点洋场气味，却有一种彬彬君子，沉静谦和风流的少年风度。他是一个道地的炎黄子孙，祖国同胞，是一个有修养、讲礼貌，有出息的中国新文人。

参加八一年度爱荷华的国际写作活动的，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来个作家，我们常常一同坐车去参观现代化的工厂，或是泛舟在密西西比河上，或是参加宾客如林的酒宴茶会，我都能在这一群或那一群中看到蒋勋的影子。但有时却看不见他，他好象不是所有的活动都参加的。我们常常从热闹欢笑的大巴司车中忽然发现蒋勋肩上搭着一件外衣，在爱荷华公园般的马路上一个人在路边踽踽漫步。这是为什么呢？他是在清理他多愁的思绪还是在那里连缀他的新篇？

他可以效李白斗酒诗百篇，可以温秦少游花烛之夜的美梦，但为什么他却似徘徊大泽的屈子呢？我不是一个好穷思苦索的人，但他的行为却常常引起我爱发一点毫无根据的悬想。

蒋勋如果喜欢美国，他可以留在美国，美国有他的好朋友。他如果喜欢加拿大，他也可以留在加拿大。听说他的父母亲已经定居加拿大。蒋勋喜欢欧洲，他曾经在法国求学，又游览过欧洲的其他国家。然而他单单要回台湾，要长留在台湾。虽然他在台湾的大学毕业教书，但薪给并不丰裕，他不参加政治活动，也不作生意买卖，不想当官发财。台湾有美丽的自然风景，却只是一个小岛。朋友们问过他，他说他舍不得生活劳作在台湾的人民，他自己是在台湾长大的，是台湾人民哺育他长大的。他太了解他们了，他要与他们同忧戚，他要讴歌他们，要唱出他们的心声，他是台湾人民的诗人。他会不会回祖国大陆来呢？他会不会徘徊在江南水乡，或跋涉在西北高原，畅游那发人深思的丝绸之路和大江南北的深峡急流呢？他眼前是不可能回来的，他宁肯深深地眷恋，任愁绪似网也不会回来的。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会神采奕奕，高高地站在泰山之巅，俯瞰神州大地，为金色的祖国而露出深沉的笑容和纵声歌唱。祖国永远舒开她伟大的双臂等着她的游子们的归来！

我和蒋勋虽然有一个时期聚首在爱荷华的写作中心，却没有机会同他单独谈话，我们只有极生疏的为了礼貌而做的简短寒暄。可以说我只能看见一个侧面，一个在毛玻璃后面的影影绰绰的影子。现在，读者完全可以从他的这本诗选中来了解一个台湾年青诗人的

感情和欣赏一个海外同胞的才智。我相信他会在国内找到许许多多知音的。

我不是诗人，读诗也很少，不能确切评价蒋勋的诗。但我很喜欢他诗的气质。从他的诗中，感到他的思想敏锐，感情深沉，气势磅礴，是一个流浪者的哀歌，也是一个战士的檄文。我极喜欢蒋勋说的：“我宁愿去生活，而不太愿意写诗。……我只是要走进（指生活——丁注），热烈而积极地泅泳其间，有时候是跟漩涡奋战，有时候是随波逐流，有时候风和日丽，有时候是狂风暴雨……我都不在乎，只是不要在生活的高岸上冷眼旁观，好象躲避过了一切危险与灾难，其实什么也没有得着，是最最失败的人生。”

他还说：“只有自己的谦卑，才能看出别人的伟大。”他在这些深含哲理的话都是他自己在复杂矛盾的生活中的体验。他希望看到祖国的人民：“古老而不颓靡世故，年轻而不浮躁狂妄。”

特别令人注意的，蒋勋的诗是“从现代主义释放出来的，……生动地说明了走出现代主义泥沼后诗在表情达意上无限辽阔的可能性。”这是台湾许南村先生为蒋勋第一本诗集《少年中国》的序言中说的话。许先生谈论到台湾的诗坛情况时说：“几十年来，台湾‘现代诗’都只在个人小方寸间阴暗、浑沌、如梦魇似的心灵的最低层中辗转反侧，醒不过来。他的语言艰涩而贫困，空虚而渺小。实际上，即使是在小说、散文中，几十年来，台湾的文学也几乎从不曾出现过如此奔腾、苍茫、旷阔的喜悦和悲伤。在台湾的文学里，‘风’至多只是‘吹’——‘吹’，不曾‘横狂’；‘雨’向来只是‘淅淅沥沥’地、‘蒙蒙’地下，素来也不曾‘劈

厉’过的；‘泪’则总是要静静地、委曲地‘流’罢，那是从不至于‘奔流’的；‘声音’则委婉靡丽的为多，却总不能听见其‘豪笑、高歌’的；至于‘滂沱的雨雪’、‘咆哮的大风’也绝不常见。蒋勋的这样的句子，……这是‘现代诗’那样拮据的形式所不能容纳的意气，读来令人一震。”许南村还说：“在‘现代诗’的世界中，整个宇宙只剩下极端化的诗人的自我。因此，在现代主义中，除了‘天下至大，唯有一个我’这样一种庸俗、浅薄的‘思惟’，别无思想。这造成了现代诗在思想上极度的贫困——尽管不少的‘现代诗’人以玄学的语言写了不少即令诗人自己也不懂得的‘理论’——也终于造成了‘现代诗’的萎殆。”许先生引用评现代派文艺的话：“都不是‘描写自己真实的感情。它只是一群蜗居都市的诗人，把从西方支借过来的感情，灌水泡汤，竞相游戏的把戏罢了。”

蒋勋喜欢中国的古诗，特别喜欢李白、辛弃疾，蒋勋说：“我想往那样的时代，波澜壮阔，急风迅雨，对于软弱小家子气的东西没有妇人的疼惜，却是要催促每一个人冲到那大浪的顶端，和最俊伟的崖石一击，不是沟渠中涓涓细细的水流，而是要在一击中，碎成四散的珠玉。”蒋勋受中华民族古典诗歌的熏陶，处于动荡多乱的时代，因此他的诗很象我们唐诗宋词那样，朴素、亲切、温文、含蓄、飘佚。他的诗紧密联系现实，有悲愤、叹息、讽刺、令人爱读。他的诗不管怎么豪放、深沉、综述历史、解析现今，总不能免去些许哀愁痛苦，令人茫然，无所适从。我们伟大祖国的前途怎么样？中华民族的希望在哪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海峡两岸的有志之士，都会感到双肩的沉重。生

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目标明确，充满了乐观和信心。在历史车轮滚滚前进的时候，相信蒋勋也一定会冲向大浪的顶端，和最俊美的岩石一击。

在爱荷华很可惜我和蒋勋没有深谈，但他的诗，以及编入诗选中的序文，使我了解得多了一些。我希望不久的将来，我们将在京华重逢。又到十月一日了，“我们的心中，有共同的奋斗，也有共同的纪念。”蒋勋毋忘我！

写于一九八三年国庆前夕，

补充于十月十二日。

第一辑

目 录

序

丁 玲

第一辑

- 写给故乡之一……………(1)
- 写给故乡之二……………(2)
- 不寐之夜……………(5)
- 火种……………(7)
- 捞油的渔民……………(9)
- 写给陈姓兄弟……………(11)
- 寄李双泽……………(14)
- 酒歌……………(20)
- 兴化店游泳……………(22)
- 致五四……………(25)
- 寄李白……………(28)
- 矮肥洪……………(30)
- 夜空冥想……………(33)
- 躲雨……………(34)
- 刘上尉的婚礼……………(35)
- 写给淡水河……………(38)
- 澎湖嵵里港即事……………(39)

第二辑

- 因为三十岁……………(41)
- 给鉴真和尚……………(43)
- 岛屿……………(45)

电梯	(46)
祝福	(47)
椅子	(49)
门	(50)
灯	(51)
笔	(52)
诗人	(53)
清浊	(54)
给艾荷华河	(55)
渺小的好处	(57)
眼前即是如画的江山	(59)
日本上野博物馆观大唐天龙山 观世音菩萨石雕残像	(62)
东京夜	(64)
悼席德进	(65)
旧金山Coit塔瞭望	(67)
家乡女郎	(69)
大雁	(72)
愿	(75)
青青河畔草	(77)

写给故乡之一

一直向东就是故乡了
什么？
也不知道是千里万里，
也不知道
有哪些山、哪些海、哪些河。
人们说的：
“每天有飞机向东去，
 有船
 有火车。”
“如果高兴，
还可以走着回去。”
人们说。
呵！一年一年地走着啊！
得走多少山、多少海、多少河呢？
要把母亲织的毛袜也给走穿了吧！
也许哪天走到了，
就会有一个小小的孩子，
仰着头问：
“你从哪儿来的呢？
客人。”

一九七四年九月于法国 Mons 城

写给故乡之二

如果再问我一次：
“哪儿是你的故乡？”
我还说是长安吗？

那母亲口中：
门前的双槐，
后园的枣林。
然而，
是怎样的庵堂呢？
要走过那么些幽秘的、窄长的廊道。

如果再问我一次：
“哪儿是你的故乡？”
我还说是台北吗？

小小的板屋，
可以在一夜里给台风掀去。
那样的狂风、
那样的豪雨、
那样哭着的、
母亲的影子，
在四面的墙上给烛光飘转着。

我的故乡么？
也可以热，
也可以晴朗。
池塘里有了刚出壳的鸭儿，
抖着茸毛，
翻着筋斗。
姐姐跟邻妇们学漂衣裳，
在那悠悠的，悠悠的河里，

我的手里扯着风筝一头的线，
那三月，
起风的三月，
哥哥翻着一页新书高声念：
“伟大，伟大，
伟大的中华；
西起帕米尔，
东至乌苏里江。”

如果再问我一次：
“哪儿是你的故乡？”
我该怎么说呢？

黄河啊，黄河，
你西来的时候，
可以狂歌！
可以咆哮！
你西来的时候，
可也听得见这里山洪暴起的声音，

在八月南方晌晴的天空，
久久不去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于巴黎

不寐之夜

——献给瞿先生

辗转不眠的夜里，
不是这云月愁惨，
不是这悄静、
 这死滞、
 这无边的沉寂呵！
辗转不眠的夜里。

风再一次横狂，
雨再一次劈厉，
索性连这被褥也掀去了吧！
既是泪，
就让它奔流；
既是发，
就让它披散；
既是一种声音，
就让它豪笑、高歌。

冬雷震震，
那六月滂沱的雨雪，
你来我身上汇流成河，
你来我身上把崖石劈碎；